

不離不棄鴛鴦夢——

# 文學子女性與 女性文學

鄭文雅



李栩鈺 著

吳中藏



不離不棄鴛鴦夢：

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作者◎李栩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離不棄鴛鴦夢：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李栩鈺  
著。——初版。——臺北市：里仁，2007 [民 96]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

ISBN 978-986-6923-11-1 (平裝)

1. 中國文學—論文，講詞等
2. 婦女文學—論文，講詞等

820.7

96002738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不離不棄鴛鴦夢：

## 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李 栩 鈺 著

校 讎 人：林宗毅·作者自校

發 行 人：徐秀榮

發 行 所：里仁書局 (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 3393-7766

Email：lem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 「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13：978-986-6923-11-1 (平裝)

## 姪紫嫣紅——給阿紫老師的序 黎明

本人有幸先睹為快，閱讀李栩鈺副教授的大作，在數篇關乎女性生命歷程的文稿中，出現自己的名字為題論述的文章，尤其引起我的注目，真如李教授所說「撫今追昔，點滴在心」，每日出入的校園是我和亞萍一鋤一箕，彷彿愚公愚婦般，移山而成的，數公頃的荒地，如今已是花樹扶疏，學子川流的美麗校園，從專科學校到技術學院，又升格為科技大學，這三階段的轉變，恰巧也是栩鈺老師，一路因緣湊巧見證到的。

讀書、辦報、興學，幾乎是我生命的全部，當然，與亞萍先生的婚姻，也是我畢生感到溫馨的地方，他的支持與陪伴，成就我們的另一個孩子「嶺東」。見到李老師，這幾年來，在忙於教學與家庭之間，仍不忘，刻苦勤勞地奮筆疾書，寫了這麼一本精彩感人肺腑的書，值得大家一讀，共同分享學習的喜悅。身為嶺東科技大學的大家長，又是阿紫老師筆下的書寫人物（鄙人雖曾獲弘道獎及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的譽稱，實也不敢說，是書中的女主角），能不提筆勉勵幾句乎？！

總之，這是一本好書，希望能夠順利出版，為校譽增一分光彩，為學子樹立一個典範！

## 我眼中的栩鈺——談文學研究的變與不變

陳萬益

栩鈺和我師生結緣將近二十年，她給我的印象幾乎沒怎麼改變，除了經常紫衣加身之外，就是笑顏常開和青春洋溢。當然，從少女到慈母，從學生到老師，歲月的滄桑，人生的歷鍊，如何可能依然故我呢？可是，為栩鈺的新書執筆寫序時，腦海浮現的形象，依然那麼美好，使我不禁要先為其身心的修為，給予肯定和鼓勵。

近二十年來，栩鈺在學術道路上的前進，同樣呈現變與不變的兩面性：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一直都是她關心和研究的範疇，這是不變的一面；從古典中國文學到台灣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所呈現的視野的開展則是改變的面相。

一九九〇年，栩鈺在我講授的「晚明小品研究」的課堂上受到鼓舞，選擇明朝遺民葉紹袁文學家族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之後在中央大學受康來新教授指導，完成晚明才女柳如是個案的研究。碩、博士論文研究的專精，使她可以持續開發新議題再予追蹤，本論文集成的〈葉小紈《鴛鴦夢》析論〉和〈柳如是的植物書寫研究〉都是相當深入而獨到見解的論述，而日治時期臺灣詩妓王香禪成為研究課題，明顯與柳如是相關，也就是說：從閨閣到青樓，王香禪和柳如是在身分上的近似，以及她們藉著詩詞吟詠與名士往來，為人樂道，這樣的文學女性可以持續探索，在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述下，其文學文本呈現異樣的輝光，栩鈺在未來的研究中，應該會再不斷地開展下去吧？

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太平廣記》和《聊齋誌異》以至於柏楊《皇后之死》嫁入皇朝的嬪妃等文學女性成為研究課題，這是可以理解的。相對來說：鍾台妹、黎明和琦君三位當代臺灣女性在此一論集中出現，對栩鈺的學術發展，我個人認為別具意義、更值得期待。

我在一九九〇年以後，教學和研究轉向臺灣文學的範疇，然而，「臺灣文學」從禁忌的話題，成為正常的學科，影響所及，不止於大學院校，則是值得肯定的。臺灣社會的開放與進步，舉世皆知，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深耕本土，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在新的世紀、新的世代，早已無法像戒嚴時期一樣畫地自限，在文學的教研方面，已不得不從中國古典文學到臺灣文學、外國文學都需涉獵，相互啟發。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在去年主辦了一場「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的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與東亞地區的各國學者展開現代中文文學的對話，我期待栩鈺跨出來的一小步，也正是領略時代發展所作的一大步。那麼，中國與臺灣、古典與現代，悠遊其間，更加海闊天空，予企盼之！

## 紅顏永駐——從少女名姝到巫婆 李栩鈺

光陰似箭，時間永遠是女人最大的公敵，而其壓力來自於青春似水一去不回。即將邁入古典小說「嫗」齡（〈李娃傳〉云：「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的我，真是百感交集，多希望永遠鏡頭停格在十八歲少女心境（這是年復一年，始終與校園大一新周旋的自我期許）。

若就表面的「時間」來說明收於此書中的九篇論文，排序以文中所論述之作家、編者、傳主之生年為準。若就發表時間之順序而言，〈格林童話中的巫婆形象〉一文是民國九十一年（2002）最早宣讀的一篇，時正值小兒嗷嗷待哺於襁褓之際，頗擔心是否成為「壞媽咪」而不得不去讀《格林童話》；湊巧的是〈嬰寧文本之溯源試探〉一文雖說為民國九十五年（2006）最晚宣讀的論文，但卻啟蒙於大四修習陳師萬益的「聊齋誌異」這門課之心得。以「女性文學」為研究方向亦是在清大碩士班時建立的，附錄的四篇文章則是發表於清華《文藝簡訊》的現代女性作家作品短評，也可說是伴隨這一路成長的軌跡。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此乃研究明清時期國士名姝戀史與朝代興亡更迭史的心情寫照，游於水清木華的梅園、藝於中央盈耳的松濤，從《午夢堂》的才女圈到柳如是的接受史，碩博士論文的後續研究——〈葉小紈《鴛鴦夢》析論〉、〈柳如是的植物書寫研究〉二文乃應運而生。

在嶺東任教多年，有幸見證校園三階段之喜悅與衝勁：從專科升格技術學院到今日之科技大學。飲水思源之餘，無意中發現

當初創辦人蔡亞萍先生、今之黎董事長為客家人，硬頸精神值得大書一筆，因而寫就〈客家婦女的文化傳播角色——以鍾台妹(做田)、黎明(辦學)為例論析〉一文。

〈《太平廣記》編者婦女觀——兼論卷二七〇至二七四之編排〉與〈王香禪女遊書寫探討〉二文皆為會議論文而產。前者時序往前推至宋代，則因康師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的鼓吹：宋人在歷史舞臺上好戲連連，富於「近代」特質，故而考察「御覽」的《太平廣記》編委諸公的婦女觀。後者乃因王香禪的生命歷程與柳如是有太多符拍之處，故進而為文深論。

〈不離不棄——琦君的怨婦書寫論析〉與〈柏楊史觀下的女性命運——以《皇后之死》為考察中心〉二文皆為李師瑞騰的催生之作，承蒙提攜後進，感恩不盡。

當然，本書能順利付梓，里仁書局的徐秀榮、徐爾繪父子之相助最為關鍵，真乃東風徐徐吹來，紅顏凝綻。最後，更願持續女性文學的研究路程，走得長長久久，既待月西廂，得東君朗照，復嘯吟河東。



## 亢龍有悔話不朽——實也是一種牢騷

林宗毅

不朽是什麼？立德、立功、立言？還是葉紹袁稱婦人三焉之有的德、才、色？當我在改寫沙林傑《麥田捕手》的那一刻，我看到了青少年荷頓被「不朽」纏身的苦惱，他歷史科的不及格，導因於撰寫關於埃及木乃伊「不朽」的原因，小說中云直至今日科學家尚無法理解，他當然也無法理解。而更令人氣餒的是，他的真情呈現、心情表白，那老朽的歷史老師卻無動於衷，把他給「當」了，學校也將之退學。

我可以明瞭男主角荷頓的被當退學，不在於成績的低落，反在於過於早熟，竟比那老朽的歷史老師對生命有更深的「疑惑」——生命的「透澈」不是那麼容易的，但卻被一些人說「俗濫」了，尤其吾儕等知識分子。他走到博物館之中，面對靜止不動的標本，他質疑「不朽」——不該是如此不動的姿態，它應該是流動的。

帶著荷頓相同的心情，我在學術界泛梗多年，心中無時無刻不浮現我寫的論文能否「不朽」，還是僅僅凝固在國家圖書館架上或某一本期刊中，成為不動的版面，哀哉嗚呼，我千不願、萬不願如此，我漸漸沈默下來，可是周遭人卻以為我枯朽了，我常困惱於朽不朽之間，看別人，彷彿他們都已得到不朽的啟示而顯容光煥發、甚而趾高氣昂，但那絕對不是我所認同的。

過去，我常被認為是《西廂記》版本專家，但我明瞭他們口中的「版本」與我心中的所謂「版本」不同，舉例來說，栩鈺的

少作《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一書中，正文前附了極多《午夢堂集》相關版本書影，圖下注明有藏書地點，這當然是學術論文的規定模式，以及事後的一種查核印證，但你們可曾想過：所附注的「清華大學人社院圖書館」、「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臺灣大學文學院聯合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等等，它們不僅僅是館藏地點而已，而更意義重大的是，它們或是作者或是我曾經就讀的學校，或風簷展書讀，或流連尋求報告撰寫的資料，其中有的館名，過去是不一樣的，所以，館藏地點絕不僅僅是藏有那本書的地點而已，它們涵蓋了我們曾經到過的足跡以及那時代我們的故事。

版本學是一門專業學問，但我卻認為版式、文字校勘等比較不是我表情所在。我感興趣的是，刊刻的時光背景、心情，異文是否就代表著性格或心情的不同？再換個角度而言，翎鈺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存在著多個不同「版本」，修來寫去，其實「版心」、「版面」正隨著年輪轉動，而今她將九棵大小不一的樹及四朵小花搭襯，修出九面暗藏年輪痕跡的菱花，鏡照古今中外紅顏久之又久的生命歷程及四季的轉換。沒有一個人的指紋是相同的，當然也沒有一位紅顏的命運是相同的。人有幸與不幸，學者有遇與不遇，一如葉小紈的妹妹葉小鸞在其〈汾湖石記〉中所言：「則是石之沈於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則至今猶埋於層波之間耳。石固亦有時也哉！」看到了一種千古文人同歎的「不朽」之調——「石固亦有時也哉！」論文完成後，常在人海中如石沈底，何日可出層波之間？出版也許是一種策略。

然而，在作者（或者說作家）林立的今天，見林如何能見

樹？君不見西安碑林，少什麼大手筆，但你駐足任何一位容顏之前，又有幾分幾秒？當管理員將大門轟然鎖上，這些容顏再度沈睡，不見天日。時間對一位研究者終究是殘忍的，碩士、博士生們，始終在催促之中完成他們原先規畫宏遠，繼而縮割的研究版圖，之後，又陷入許許多多的壓力當中，無法苦讀十年書，方成一文章，好似降龍十八掌不及練全，學個一招半式，也可打遍半個天下。

研究是需要持續，而非見風轉舵，栩鈺後來的博論《河東君與《柳如是別傳》——「接受觀點」的考察》，與今之〈柳如是植物書寫研究〉等篇，依舊睥睨於明清文學與女性文化的挖掘與闡發，十分堅持自己的方向，她對過往研究成績不忘找我一起回顧與檢視。如陳寅恪者之通儒大師，今已少之又少。如果要不朽，尋找一個層面比一個立體來得容易，這是栩鈺的個性；尋找一個點則比尋找一個面來得既深且可能，這是我的論調，但也是我的可悲，我一向將自己當成最難超越的對象，何其狂妄，這也是我看重金庸筆下楊過的原因，我的碩論常被臺灣碩博生提及，沒想到對岸也有博士生文中要想補充的竟只是碩論中不及處理割愛的議題，日本學者邊寫博論邊參考我的碩論，殊不知我的博論比之碩論已是飛龍在天，只可惜我沒打算出版，我只管如何超越昨日之我，焉管假想敵之樹立，我的生命毋庸別人月旦，所以說，出版是一種學術策略，只在於你認不認同。

總之，生命可貴，尤其是最初之心——即李贄所謂之「童心者，心之初也。」但可惜的是，「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李贄〈童心說〉語）我之所以泛梗學術界多年，

從愛聽鏗然曳杖聲到不堪承受學界、甚而學生對我大石小石犖确而下，我眼中已然升起東坡寂寞沙洲的景象，身如不繫之舟，更不肯多言，怕失童心；童心既障者日已多，話也難以投機，猶記恩師告誡「你文中之氣太盛」，是的，我劍一出手即傷人，收劍入鞘，傷已更深，拍遍欄干，吳戈何日重出江湖？等待，等待，歷史絕對會給我一個公道，我的沈默，是樹木在心中言語，迴旋出一圈圈的年輪，不足為外人道矣，所幸，栩鈺乃人群中少見不失童心者，可與「往聽鷗聲」！此一牢騷，或可為栩鈺九論權作序幕拉開……。

# 緒論

## 一、研究動機

一九九〇年，陳師萬益在「晚明小品研究」的課堂上，提醒同學注意晚明社會思潮變遷的一個重要現象：兩性關係的鬆動，包括感情、婚姻、性愛以至於女性形象的活躍，在文學作品中都有具體廣泛的反映。譬如：《西廂記》雖然早已流行，卻在萬曆、崇禎時期，由眾多選家的評點刊刻，真正獲得讀者的擁抱；湯顯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象徵青春生命的杜麗娘，她出生入死，由死復生的愛情追求，雖然違背常理，卻深深感動了被禁錮的心靈；馮夢龍編輯了大量的山歌和情史，赤裸裸的把古今情愛故事與詠歎呈現給廣天民眾，宣示「情教」、衝擊「禮教」；而更驚世駭俗的色情寫作，由《金瓶梅》開啟，已成為時代風尚；才子佳人小說雖然多不能擺脫「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于詔旨」的模式，婚姻以愛情為基礎的理念，則已實際滋生。至於明末清初的名妓與名士的交往如：柳如是與陳子龍、錢謙益，李香君與侯方域等為人所艷稱，也更突顯女性的傑出，於鼎革之際，不讓鬚眉。流風餘韻，明末到清初，尋常百姓家的陳芸在《浮生六記》裡留下令人懷想的形象，曹雪芹則在《紅樓夢》中痛斥男人為濁物，而用大筆墨為閨閣中靈秀的女性塑像……，這是一段中國文學史上充滿異端思潮的時代，也是文學舞臺上女性生命躍昇的時期，而在正統的男性中心視野中，卻是尚未好好正視的段落。中國文學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應該好好在世界性的女性主義思潮中，借鑒西方，投注心血加以研究。①

我是當時課堂上的學生之一，「《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便是認同此說法之後，從事晚明女性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成果。《午夢堂集》是明朝遺民葉紹袁於崇禎年間所編纂的一部葉氏家庭成員的作品合集，除本人作品外，包括妻子沈宜修、女兒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兒子葉世倬、葉世倅、葉世俗等人的創作，及沈宜修輯選的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集。這樣一部全家合集的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少見的，而葉小鸞、葉紈紈以璀璨的才情卻不幸早夭，沈宜修也在子女相繼變故，哀痛過度，四十六年華即與世長辭；葉紹袁則在天崩地裂的鼎革時期，出家作方外遊，以《甲行日注》日記體的文字記錄了這一個文學家庭的家恨國仇、跼天瘳地的悲憤。葉氏的一生雖乏豐功偉業，《午夢堂集》雖然擠不上經典名著的排行榜，明末清初以來，卻不乏讀者的青睞，文人筆記不斷傳述葉氏家族的遺聞軼事，甚至以小說、戲曲形式演述，其人其書，流傳不輟於天地之間。

再者，一九九七年考上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接受康師來新的指導，博士論文以「河東君與《柳如是別傳》——接受觀點的考察」為題畢業，從《午夢堂集》的才女圈到柳如是的接受史，可謂從閨閣到青樓，對「女性文學」的研究視野更上一層。

邁入廿一世紀，在嶺東任教多年，自己也由單身女性進入婚姻家庭，從莘莘學子而為人師，更進而為人母，接觸層面更廣，亦復關懷更多不同面貌身分的女性生命歷程，故而擬更廣更深入探討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 二、研究方法與論文內容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文本細讀，除了廣搜歷史文獻比對，

亦窮盡心血，搜尋各種版本，跨領域、跨學科，閱讀參照不同文學批評理論，如文學社會學、兒童文學、女性主義經濟學說、女性主義心理分析、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等，選擇各種不同子題分別探討「婚姻」與女性文學發展的面貌，亦適時在文中以表格清楚說明論文分析的架構。

「文學女性」為男性作家、編者筆下的女性形象（人物），如〈《太平廣記》編者婦女觀——兼論卷二七〇至二七四之編排〉、〈嬰寧文本之溯源試探〉、〈格林童話中的巫婆形象〉、〈客家婦女的文化傳播角色——以鍾台妹(做田)、黎明(辦學)為例論析〉與〈柏楊史觀下的女性命運——以《皇后之死》為考察中心〉五篇論文。

以富有「近代特質」的宋朝開始，考察「御覽」的《太平廣記》編委諸公之婦女觀。繼而探索清朝蒲松齡筆下最可愛的狐女形象嬰寧。中西對照參看《格林童話》的巫婆，進而考述中國文學中的女巫形象。以親身所執教校園中的精神領袖創辦人黎董事長作客家文化社會學的考述，更對照同時代的臺灣文學作家鍾理和妻鍾台妹，研究「婚姻」對女性生命歷程的重要影響。最後，以柏楊先生的《皇后之死》為壓卷，更清楚說明了嫁入皇朝的嬪妃「身不由己」的命運。

「女性文學」則是女性作家專輯，有〈葉小紉《鴛鴦夢》析論〉、〈柳如是的植物書寫研究〉、〈王香禪女遊書寫探討〉與〈不離不棄——琦君的怨婦書寫論析〉四篇論文。另附四篇短評探討三毛、張曉風、簡媜、夏虹的作品。

〈葉小紉《鴛鴦夢》析論〉可清楚看到作為「婚姻」象徵的鴛鴦意象流傳，葉氏母女藉文學的酬唱得到女性情誼的慰藉與滿

足，然而貧病死亡的悲劇不斷發生，則又陷於哀悼窮愁的情境，宗教的祈願與夢境的投射都是苦難的象徵；葉小紈的女性意識與女性經驗的書寫，固然都還是相當傳統的表現手法，當代的女性固然無法認同，卻更應予以同情的省視。

〈柳如是植物書寫研究〉一文則可看到明清時期國士名姝的戀愛，才女柳如是如何糅和大量詩詞典故，作今昔盛衰之比，若再配合作者一代名妓及其家國背景，恐怕寄寓的就不止是對植物的疼惜感嘆，而是一己愛情、國家運命的投射了。另一個特色是，柳如是不斷嵌進自己的姓名字號，如柳、是、影、如、雲、憐，可見自傳性質甚濃。

繼之探討的臺灣詩妓王香禪，其生命史及其文學作品與柳如是有太多符拍之處（雖然生命末段不同），在「臺灣旅遊文學」領域中呈現不凡的意義。

〈不離不棄——琦君的怨婦書寫論析〉則以公共電視臺播出同名小說改編的「橘子紅了」電視劇為出發點，研析琦君作品筆下的大媽形象，再以張愛玲的《怨女》並論、對照分析。

「文學女性」已然是永恆的話題，「女性文學」的研究也晉身為國際性顯學。明末清初變革之際的女性課題，也已經在海內外舉辦過多次的學術會議，其研究價值深深獲得普遍的肯定，研究的成果亦有長足的進展，且當今的女性生命史研究亦同步前進。個人將其研究「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的初步成果付梓，以為學界參考，期有仁者斧正，並以自勵。

---

① 參見陳師萬益《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序》，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4月。



## 目次

妣紫媽紅——給阿紫老師的序·····	黎明·····	I
我眼中的栩鈺——談文學研究的變與不變·····	陳萬益·····	III
紅顏永駐——從少女名姝到巫婆·····	李栩鈺·····	V
亢龍有悔話不朽——實也是一種牢騷·····	林宗毅·····	VII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方法與論文內容·····		2

## 上卷：文學女性

## 壹、《太平廣記》編者婦女觀

——兼論卷二七〇至二七四之編排·····		3
一、前言·····		5
二、卷二七〇至二七四之編排·····		5
(一)不註出處·····		5
(二)體例不同·····		6
(三)順序不準·····		6
(四)刪節原文·····		7